

東正教普世牧首 巴爾多祿茂生態神學初探

■ 李 琳

中央民族大學

一、研究引論：生態神學的緣起和 東西方基督教傳統對生態影響 的差異

上世紀60年代，生態問題正式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話題。另外，在現代環境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生態神學正式作為一個新興學科而誕生。雖然說，歷史上的基督教神學言說從來都不缺乏對環境和自然的關注，但其實並未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成為持續的熱點和中心議題。60年代以降，生態學發展如火如荼，它不但引領許多當代神學家加以關注，同時也會刺激、牽連和催生眾多的生態議題，可以說，生態神學似乎大有成為神學大家庭中的一門顯學之趨勢。近年來，漢語思想界也在逐步加大對西方生態神學思想發展的關注。

讓我們先探究一下生態神學誕生的社會背景。1962年，一本譴責殺蟲劑影響的著作的出版，

即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沉寂的春天》“*Silent Springs*”，使現代環境運動首先在美國爆發，並由此向全世界輻射和拓展

^[1]，結果就是，生態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5年後的1967年，中世紀史學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在美國科學促進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華盛頓會議上發表了一場題為「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的演講^[2]，雖然其中很多觀點都富有爭議，尤其是他特別指出，人類在20世紀雖然在科學與技術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不過，隨之而造成的生態危機西方的猶太——基督教傳統當難

辭其咎，尤其是經由基督教所促進的人類中心主義，對環境的破壞更是首當其衝。^[3]這樣的觀點，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關於猶太基督教是否真的是破壞環境的罪魁禍首的廣泛辯論。外部的刺激產

摘要：本文首先通過梳理生態神學的發展動態和研究現狀，發現漢語學界對基督教傳統生態神學的研究具有明顯的不足，那就是對東正教代表人物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巴爾多祿茂生態觀點的研究長期闕如，實在是一大遺憾。巴爾多祿茂的生態神學師法東正教古老的禮儀傳統，注重東正教靈修學的理论資源，這是迥異於西歐北美理性思辨傳統的一種風格和價值迥異的生態神學。本文認為，巴爾多祿茂的生態神學的誕生，有其獨特的對正教傳統神學的再闡釋，形成別具一格的宇宙性關懷底色，而他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闡釋，不但可以彌補或拓展我們已知的來自於西歐和北美思想界的生態神學，而且可以刺激漢語學界在生態主題方面進行新的思考和展望。

關鍵詞：生態神學；東正教；巴爾多祿茂

生了一種宗教內部的反思與理論重構，從而正面回應環境問題，催生了生態神學這個學科。事實上，也正是對林恩·懷特幾大批評點的回應才構成了生態神學最初的理論框架。^[4]莫爾特曼隨後出版的生態神學系列經典之作^[5]和2015年教宗方濟各的環境通諭《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Laodato Si')^[6]中的許多觀點和內容便都可以視作新教和天主教兩派對懷特議題的代表性回應。這也促使宗教界學者們努力挖掘更多宗教傳統中利於環境保護的解釋，使信眾更加能夠對環境友好，形成「宗教的綠化」(Greening of Religions)這一現象與風潮^[7]。

同樣作為基督教三大支派之一的東正教在林恩·懷特的文章中呈現讓人驚訝的判斷，他認為東正教非但不應該在環境惡化罪魁禍首的「指控」之列，恰恰相反，它有著極為豐富的對環境保護友好的意識傳統。因此他在文中特別澄清了他所說的基督教並不包括所有基督教派別而是特指西方的基督教，點名基督教有兩個例外——其中一個是天主教中的「另類」聖人方濟各(Saint Francis)^[8]；而另一個就是東正教，即希臘東方教會。他認為它們二者非但不是環境的罪魁禍首，反而有著尊重和照料自然的內容。他坦言：

「我所說的很可能適用於中世紀的西方，事實上那裡的技術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是，希臘東方，一個高度文明的、對基督教同樣虔誠的領域，在7世紀末希臘火的發明之後，似乎沒有產生明顯的技術革新。」^[9]

他特別指出了東正教和西方基督教幾乎可以說是相反的思想調性，羅列了各自的幾大特徵和表現，並認為正是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思維路徑才導致東方教會最終沒有發展出像西方那樣的對環境造成毀滅性破壞的科學和技術：

「希臘人認為，罪是智性上的盲目性，救贖是在靈明、正統中找到的清晰的思維。另一方面，拉丁人認為，罪是道德上的邪惡，而救贖是在正確的行為中找到的。東方神學一直是知識主義的。西方神學則是唯意志論者。希臘的聖人在思考；西方的聖人在行動。基督教對征服自然的影響在西方的氛圍中會更容易顯現出來。」

甚至他還分析了希臘東方教會和拉丁西方教

會各自在看待自然界視野上的顯著差異：

「在早期教會中，而且始終在希臘東方，自然界主要被想成一個象徵性的系統，上帝通過它對人說話：螞蟻是對遲鈍者的說教；上升的火焰是靈魂渴望的象徵。對自然的看法本質上是藝術性的，而不是科學性的。……我們所設想的科學幾乎不可能在這樣的氛圍中蓬勃發展。」^[10]然而，到了13世紀初，在拉丁語系的西方，自然神學正在遵循一種非常不同的傾向。它不再是對上帝與人類交流的物理符號的解碼，而是通過發現上帝的創造物是如何運作的，來努力了解上帝的思想。彩虹不再僅僅是大洪水後第一次送給諾亞的希望象徵了……彩虹的光學……」^[10]

可以說東正教被對基督教在環境方面影響持負面評價的林恩·懷特反而貼上了對環境極度友好的標籤。

二、巴爾多祿茂生態神學相關領域國內外研究綜述

然而，懷特所認可的這一古老傳統和靈性資源，近代以來在全球生態學逐漸興起的浪潮裡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一個人的出現。這個人就是有著「綠色牧首」之稱的巴爾多祿茂(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Archbishop of Constantinople)——現任的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全球3億東正教徒名義上的精神領袖。東正教生態思想在現代社會尤其是西方的廣為人知和東正教生態事工的在全球的開展與他本人的努力和多年來在全世界奔走呼號形成的影響力是分不開的。

遺憾的是，對於這樣一位在國際社會有如此重要影響力的東正教領袖的生態著作和思想，據筆者本人的搜尋，國內研究非常之稀缺。對其生態著作、論點和所代表的希臘東正教生態思想的研究，僅見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陳家富教授在《聖靈聖禮觀與宇宙人觀：蒂利希、正教神學與儒家》(Pneumatological Sacramentality and Cosmic Humanity: Tillich, Orthodox Theology and Confucianism)一文對其略有提及，文中注腳部分略微介紹了巴爾多祿茂之於東正教生態觀推動的重要性，而正文也在與田立克、儒家的對比中闡發

了一些東正教的生態觀點，認為東正教的傳統的宇宙論是一種聖餐式宇宙論，這種理論否認世界是供人類操縱和支配的實體，而是聖像(Icon)或聖事(Sacrament)，一方面象徵著神性，另一方面創造(Creation)被視為上帝提供給人類的禮物。^[11]而對巴爾多祿茂本人的關注僅見於國內天主教界刊物《中國天主教》的新聞報道，焦點只是集中在他和近幾任羅馬教宗(保羅二世、本篤十六世、方濟各等)會見、對話與進行普世聯合聲明等事件，以及學界對這些活動的一些評論；^[12]其次是學者徐鳳林、劉博玲和于時語等人對2019年初關於他的全球時事熱點之一——2019年1月君士坦丁堡神聖主教會議正式批准烏克蘭東正教會脫離俄羅斯教會成為自主教會，這一事件的評論與分析^[13]。對於巴爾多祿茂所在的主教府駐地——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城內東正教社區的研究，也僅見1986年《世界少數民族》一篇翻譯過來的介紹性說明文，介紹了土耳其境內作為少數民族的希臘正教徒社區的概況^[14]。

至於國內對「東正教生態思想」這個主題的研究，則主要集中於在俄羅斯東正教^[15]和俄羅斯文學^[16]等領域中偶有涉獵部分。但希臘東正教的生態思想研究相比於俄羅斯東正教會來說則稀缺得多。^[17]

綜上，國內對巴爾多祿茂生態神學相關領域的研究雖然是有，但相關東正教研究能夠提到巴爾多祿茂本人和生態神學的都非常少，遑論有針對性的專門研究和推介。因此本文的研究似可以填補國內學界東正教研究中這個領域的近乎空白的情況，也期待深入挖掘其有益於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論啟迪資源。

至於國際上對其研究的成果則比較豐富，主要集中在英語和希臘語世界，以希臘東正教世界的神學家們^[18]為主，當然也有少量的法語^[19]等其他語種的著作。^[20]其中最重要的有四本：

(1)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On Earth as in Heaven: Ecological Vision and Initiatives of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書搜集並精選了巴爾多祿茂任職頭二十年(1991-

2011)的關於生態的重要報道、在研討會和國際活動的演說、採訪問答等資料加以整理發表，也收錄了他一系列的生態方面牧函、對教會勸勉和在教會重要節日的講道等，展示了他認知早期和中期對環境退化、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的許多神學觀點和態度的變化，是一本難得的針對他散落各處的演講的一次有針對性主題的系統搜集和整理，本文很多觀點也來自對此書原材料的閱讀。

(2)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In the World, Yet Not of the World: Social and Global Initiatives of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該書涵蓋了巴爾多祿茂對信仰與自由、種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宗教間相互尊重和容忍、生態與貧困、人權與自由、種族和宗教歧視、教會和國家、恐怖主義和腐敗、個人良心與自由、歐洲、土耳其和世界的關係問題、宗教與政治、基督徒和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的關係等關鍵性問題的發言，顯明了他在人權、宗教容忍、國際和平、環境保護等方面作為橋樑建設者和和平締造者的形象。這本書可以帶給我們關於巴氏完整思想體系的俯瞰視野，讓我們清楚生態神學在其中的位置以及其與其他部分的關聯和互相作用。

(3)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John Chryssavgis,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Theological and Spiritual Exhortations of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這本書主要是巴爾多祿茂對普世對話和教內聯合問題各種教會宣言、通諭和訓導等材料，尤其是對東正教和天主教之間有爭議的問題——教宗至上、基督教內部分裂，以及東正教自拜占庭帝國消亡後一直無法統一等敏感話題的回答，這種政治立場與他的生態觀看似無關實則在思想譜系上是一脈相承，因為生態問題本身也涉及政治，巴氏在本書中所展示出的普世胸懷是他重視生態事工的重要基礎。

(4)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Encountering the Mystery: Understanding Orthodox Christianity Today*, (New York:

Doubleday, 2008)。此書是為了彰顯巴爾多祿茂作為正教精神領袖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洞見，他將東正教神學^[21]傳統視角與現當代全球社會現實熱點問題如自由與人權、社會正義與全球化、民族主義與戰爭等一一聯繫起來，借現代問題闡發東正教一貫的傳統教義和精神指導，論證古老的東正教在現代社會依然有巨大的靈性指導和啟發作用，生態神學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巴氏用詩歌一般優美的靈性語言向現代人娓娓道來東正教對生態的守護情懷和其後的神學背景，是本文的重要參考書和原始材料來源。

巴氏的個人傳記目前主要只有兩本，傳記中所展示的巴氏的成長環境、思想軌跡和所面臨的國內外局勢都是其生態神學誕生的重要土壤和研究背景，這兩本書分別是：

(1) John Chryssavgis, *Bartholomew: Apostle and Visionary*,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16)。本書是其生態顧問John Chryssavgis在查閱教會檔案、巴爾多祿茂的個人筆記和與其本人密切接觸觀察的基礎上，為其立的傳記，並且有羅馬教宗方濟各為本書作序，是目前普世牧首區官方認可的唯一一本其個人傳記，也是本書參考的背景資料來源之一。

(2) William G. Rusch, *The Witness of Bartholomew I, Ecumenical Patriarch*,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3)。作者William G. Rusch在這本書中收錄了來自7位不同背景的見證人對巴爾多祿茂的文章，分別講述了巴爾多祿茂作為普世牧首是如何影響當代歐洲格局、東正教與新教以及羅馬天主教之間的對話關係、巴爾多祿茂在世界基督教聯合會中的工作以及他對現代普世運動的承諾，從外部描繪了一個牧首的立體肖像——一個希望將東正教與現代世界聯繫起來、為基督徒的團結做出貢獻的領袖，每一個人的見證多多少少都涉及對他生態事工的評價，是研究其生態觀的一個重要外部訊息和對比參考資料，在一手資料官方話語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這本書能使對很多問題的研究更加客觀。

綜上所述，國際上對巴爾多祿茂的生態思想

的推介資料主要集中在官方發布的一手文獻，比較零散，本文可以做的就是結合中文語境對其進行再思考和整理。

三、巴爾多祿茂生態神學的主要內容：人與自然關係之再反思

巴爾多祿茂曾提綱挈領地指出現代生態僵局背後的癥結，不是物質層面的問題而是對上帝、人和世界的看法問題，這個批判與懷特不謀而合。他說：「正如許多其他的現代問題一樣，在生態問題的背後，隱藏著一個神學立場和態度的問題。西方社會人們對上帝、鄰人、環境的異化和對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強調，導致了對上帝神聖創造物的濫用，也導致了現代生態的僵局。」^[22]這段話觸及生態神學首先要處理的議題：人和自然（受造界）的地位和關係應該是什麼，或者說這個地位怎樣排序才是恰當的。

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有兩種傾向。第一種正如林恩·懷特所指出的，造成近代以來生態環境災難的環境觀，就是一種人與自然二元對立且人居高臨下的環境觀：人是自然的主宰，自然是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第二種傾向最終容易導致多神論或萬物有靈論的世界觀，是懷特所批評的西方基督教在歷史上所戰勝的將自然物當作神的世界觀。在那個價值系統裡，自然在某種程度上比人重要、高於人，甚至成為人頂禮膜拜的對象，使人對之深深敬畏和懼怕。而巴爾多祿茂所代表的希臘東正教的生態論，走的既不是這種路線——人作為匍匐在自然物之下的膜拜者，更不是第一種路線——把人類當作萬物的主人。而是第三種路線：人乃是萬物的「祭司」。這種觀點和東正教悠久的禮儀傳統是分不開的。具體來說，這種觀點包括三個方面：

1. 對人以外受造物一貫被貶低地位的提高

(1) 受造物所擁有的神性

首先，我們需要在和上帝的三角關係中來理解東正教中人和萬物的地位和關係。從巴爾多祿茂眾多生態演講和佈道^[23]中不難發現，不同於主流西方基督教觀念，萬有和創造(Creation)在東正教神學裡，是一個神聖的概念。因為他們相信所有

自然物的主人是上帝，而非人類。上帝是神聖的，所以上帝所造的物也是神聖的，具有神性（但不等同於神）^[24]。雖然他們並不否認人在受造物之中的特殊地位，但自然物的神聖性並不因此而降低，正如巴爾多祿茂所說：「（東正教）視人類為整個受造界的中心，但受造界的神聖性是顯而易見的，不能被人類在自然界中是擁有上帝形象的存在這個中心地位和特權所貶低。」^[25]。

（2）以聖像的眼光看世界

巴爾多祿茂的生態首席顧問、神學家約翰·克里斯薩吉斯(John Chryssavgis)^[26]認為，生態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看待我們自己和我們周圍世界的思維範式(Paradigms)：我們如何構想我們自己，如何構想這個世界——當我們張開眼睛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是缺乏對超越、永恆的意識、以自我為中心、把他者僅僅看作是物品，還是看見一個「奇跡」（或譯「奧跡」，Mystery）？他認為，東正教特別重視的聖像的世界，向我們揭示的，正是這樣一個看不見的世界，是我們所看見、經驗的每一事物背後那看不見的永恆維度。而這，正是當下的生態困境中的人們所缺少的視野和問題的癥結所在。事實上，在聖像中，整個世界都被不同地看待了，整個世界被看作一個象徵物，每一個事物都是上帝的一個記號(Sign)，這是自二世紀以來就有的東正教傳統^[27]。他認為，如今地球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濫用只有在人類開始視整個自然界為一個聖像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被制止——如果這個世界是一個聖像，那就意味著，沒有一物是缺少神聖性的。

（3）人被造時的雙重屬性

東正教一個對人和自然萬物的關聯的理解是來自對創世記中創造七日的解讀。在這個創世敘事中，人們常常關注的是按著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創世記1:27），而忘記了，這個敘述中上帝造人所使用的地上的塵土是一個先於人的自然被造物^[28]。而這，傳達了一個重要訊息，即人和其他被造物之間有著天然的連接。因此，巴爾多祿茂認為，我們在強調人的屬天性(Heavenliness)的同時，不應當遮蔽人的屬地性(Earthliness)^[29]。

（4）沒有被排除在上帝的救贖計劃以外的非人

受造物

再者，約翰·克里斯薩吉斯認為，在諾亞洪水故事的聖像中，東正教生態神學提醒我們注意的是：諾亞所拯救到船上的生靈不止有人，還有一對一對公母搭配的各樣飛禽走獸。所以，諾亞（預表新約中的被贖之民）所拯救的，是一整個生態系統。這也是一個深刻的預表。因為諾亞故事的重點是人類和上帝之間那已經被破壞了的永約的重新建立，所以也就是說在這個人和上帝的永約之中，動植物等人以外的受造物並沒有被排除在外，在新天新地的終末意義上人以外的受造物也有其地位。

2.人被過分抬高的地位的降低

（1）共享受造的一天的人類和爬行動物

約翰·克里斯薩吉斯指出，東正教生態神學在創世敘事中所重視的另一個點是：人類在七日創世故事中並沒有獨自佔有其中任何一整天，人類是和其他所有爬行動物共享了創造的某一天——也就是第六天而已。這種人與爬行動物共享受造同一天的關係親密性顯明了人的地位並非那麼高高在上。

（2）人的管家職分的誤解和誤用

而巴爾多祿茂在許多演講中更是一再強調：人需要擺正自己在自然萬物面前的姿態，因為事實上人並不是萬物的主人。這裡主要涉及到對創世記1:28經文的解釋。東正教對這個經文的解釋是其生態神學的基本理念——大地並不屬於人類，不是人類的自有財產；人類並非大地的主人，而只是受委托的代管者而已。大地和其上萬物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所謂代管人，和主人這個概念間有著身份和主權上的天壤之別。當然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職責義務，就是聖經中所記載的上帝親自設立人類去修理、看守地上的樂園（創世記2:15）。這隱喻了東正教生態神學中人的天職的部分，這也暗示了人工作的意義。在東正教看來，這工作、責任、使命、天職本是一份神聖的邀請，一種恩賜，使得人可以從被造物上升到與創造主同工的特殊尊榮地位，但卻被極大地誤解和誤用了。

因為上帝雖「賜予」人這個職分，但「賜予職

分)和「統治的權柄」(創世記1:28)這兩個概念卻又有著根本的不同。巴爾多祿茂認為,人類常常是在統治者的自我身份設想中去行動,所以成了僭主(Tyrants)^[30]。人類在近現代社會對自然的所作所為證實了這一點,人們僭越身份把自己當做大地的主宰、隨己意濫用、虐待和破壞了屬於上帝的所有物,導致了生態的災難和今日人類生存條件的岌岌可危。

(3) 被呼召修理看守的使命

巴爾多祿茂說:「東正教會相信上帝的創造,不管是自然的創造還是精神的創造,都「甚好」(見創世記1:31)並且人類有義務培育和保護這個美麗的世界,上帝將人類放置在這個美麗的世界中作為治理者(rulers)和供應者(providers),但不是不理性的和虐待的治理者(rulers)。」^[31]所以在國際舞台上他一直重複著許多批評現有經濟和生活方式的話語^[32],這些話語的背後是他強烈的神學信念,即聖經創世記中所記載的人類和上帝之間的神聖盟約和上帝賦予人的天然使命——「修理看守」地上的樂園(創世記2:15),即維護上帝神聖可畏的創造,他深信破壞生態平衡、污染我們的環境以及浪費資源就是在犯罪(Sin)——這也是他被時代雜誌授予「全球100位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時頒獎詞中所特別引用到的他的一句話。因為一草一木一石都是這神聖受造界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毀壞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只是看管不力,甚至罪魁禍首正是人類自身。所以他認為,「我們應繼續努力敬重那作為神聖造物主作品的受造界。我們一起被呼召去保護上帝造物的神聖與美麗。」^[33]「人類必須記得他們是受造界的保護者、經營者和管家,而不是擁有者或統治者。」^[34]

3.人之於受造界的重要性:祭司的職分

在巴爾多祿茂看來,人類對大自然資源無休止的破壞和浪費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人們已經丟失了聖禮(Liturgy)的精神^[35],也就是7世紀的希臘教父認信者馬克西姆斯所稱的「宇宙性禮儀」(Cosmic Liturgy)的維度,以及崇拜(Worship)的精神。

(1) 禮儀中身份的轉化及所帶來的更新

在禮儀中,人們將不再是像平日一樣把自己

當作這個世界的遊客(Tourist)那樣,抱著對這個世界到此一遊的心態來看待和對待萬事萬物,而是在音樂的維度、藝術的維度、美的維度中,在一場場生命的舞蹈中,在一次次對那神聖共融感的慶祝中,恢復東正教認為的我們本該有的朝聖者(Pilgrim)的身份,恢復在和世界的關係中那種敬畏感以及由此而來的神聖的喜樂感,因此能夠不僅不像對待物那樣地對待人(因為他們相信人是按著上帝形象所造的),更能做到不像對待「東西」那樣地對待物、對待萬有(因為他們相信物中包含了上帝的獨特蹤跡),即用對我們所愛的人那樣的細膩的情感、相同的敏銳和溫柔來回應大自然。

(2) 人與自然關係的恢復

所以東正教所珍視千年的禮儀並不是儀式(Ritual)的層面,而是關係(Rational)的。在巴爾多祿茂看來,禮儀正是紀念並慶祝那上帝與人之間、上帝與物之間、人與物之間那所與生俱來的親密連繫的語言。因此,在東正教禮儀中,整個世界都是聖禮的一個組成部分,世界中的每一個存在都在讚美上帝(詩篇18:2)。而人的使命正是作為祭司的身份將整個受造界即整個世界、萬有都帶到上帝面前,帶入到上帝的國度之中,為被污染的宇宙、被破壞的世界的更新而祈求上帝。東正教認為這正是許多人將自己的生活狹隘化為自我的關注和欲望、自己的利益的病症的一劑良藥。

整個世界在巴爾多祿茂看來並不是一個靜止的存在,而是動態的運動。東正教認為這個世界在一個不停地走向終末王國的運動(movement)的過程之中,因此它和他們所信仰的(終末才會來臨的)天上的上帝王國之間有著深刻而密切的聯繫。他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所做的事情與他們所相信的天堂息息相關。因此,在聖禮中,天上和地上的隔膜最終被打破的經驗被預嘗,這種親密的連繫被以象徵的形式「恢復」了。

(3) 在禮儀中實現造物的目的

在“*Encountering the Mystery: Understanding Orthodox Christianity Today*”一書中,巴爾多祿茂說,在正教徒的信念中,整個自然界和其中的物質不僅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祂還命令人類「修理和

看守這地土」^{136]}（創世記2:15和合本）。他認為，基於這個前提，那麼聖經接下來所描繪的那個「亞當之罪」的意思，正是人類對「將這個世界當作一份和上帝、和其餘的受造相遇和共融的禮物來接受」的邀請的拒絕。保羅的《羅馬書》提到這「罪」的結果，就是「整個受造界一直在痛苦中呻吟」，「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羅馬書8:22和合本），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羅馬書8:19和合本）」。神的眾子也就是屬神的兒女們。在正教傳統教導中認為有特殊屬神身份的人應當在人群中如山上之城、桌上的金燈臺般顯露出來、採取行動營救在罪的虐待和壓制下嘆息、勞苦、呻吟的受造界。

他認為，這種營救不只是單槍匹馬地去靠著自己採取行動，而是靠著基督的力量。這種營救和東正教聖像中經常描繪的一幅畫面息息相關，即「耶穌登山顯榮變相」的聖像。這幅聖像涉及東正教神學的一個關鍵概念「宇宙性轉化」(Cosmic Transfiguration)。

東正教傳統相信，耶穌在他泊山上的變相顯榮和發出的非受造之光預示人性也能復活、成聖（或神化），自然界萬物最終將在末世經歷一種奇妙的更新，神人二性的耶穌身上這種人性和神性之間的轉化正是人和宇宙終極轉化的一種預嘗。這在正教禮儀尤其是節期禮儀慶典中被經常性地強調和演繹。例如基督顯榮節（8月6日）所傳揚的：「正如主的身體被尊榮一樣，當他登上（他泊）山並變身成為榮耀和無限的光時……同樣，我們的人性也會被轉化為上帝的權能，被點燃為火和光。」^{137]}正教禮儀將耶穌身上這種神聖之光和變化的力量擴大到整個世界：正教認為作為聖子的耶穌在他泊山上的光是從非受造的聖父而來，因此這光也是非受造之光，聖父是光，聖子是光，聖靈也是光，而三位一體共同用光顯明了自己，並用這光引導著整個受造界。

又如基督受洗節（1月6日）所歌唱的「水的本性被聖化，大地被祝福，而諸天被照亮……因此通過受造界的元素，通過天使們，通過人類，通過可見與不可見的事物，上帝至聖的名字被尊榮了。」

^{138]}顯明了東正教對人類借著耶穌基督而完成的受

造使命的理解：基督對創世記之初的原始命令的完美順服並恢復了世界起初被上帝所造、所願的目的。因此耶穌基督成了榜樣，基督徒（人類）也當效法他，順服上帝在創世之初的原始命令：修理和看守這地土，恢復人類、大自然和萬物起初被造的目的，那上帝所願的目的。雖然人和受造界其他部分共同構成基督顯現的一部分，但是人類在其中扮演的是獨一無二的角色和承擔獨一無二的責任：即作為聖經上所說的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承擔著帶領整個受造界歸回上帝的使命。這就是巴爾多祿茂常說的東正教聖禮的維度。

四、餘論

巴氏的生態神學思想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在於，他突破了西方智識主義和人本主義，注重生態靈修和人的禮儀性角色——即大地祭司的角色。這種對人類在受造界祭司角色的定位，是具有東正教特色的觀點，它既不貶低人而過度抬高非人受造的地位，也不一味高舉人從而將人對自然的僭越行為合法化，擯棄生態元凶人類中心主義的弊病，也對後起矯枉過正的動物至上主義有一個適度糾偏。作為東方教會的代表，我們可以看出他迥異於西方的生態價值取向和理論路徑。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卻與其有著許多英雄所見略同之處^{139]}。因此，漢語語境下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論探索中如果要發展生態神學或生態哲學，完全可以借助巴爾多祿茂這面鏡子。他師法古老的禮儀傳統，傳承教父們的理論資源，法古開新，以古老東方智慧解答現代性問題和現代人的迷思的做法，可以帶給漢語學界和中國化的基督教界巨大的啟發。他在理論建構中成為東方生態保護理論的一面旗幟，深入研究這一點，同樣可以讓我們反思自己的理論起點——在實踐中為何重蹈了西方的覆轍，是否由於長期被範疇化和制式化的西方話語體系和框架模式所影響和牽制，這也是我們基督教中國化不得不直面的問題。對於巴爾多祿茂為代表的東正教生態神學，本文正如標題所言只是初探，希望可以起拋磚引玉之薄效，以期為學界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和我們基督教界自己的神學

話語體系的建立注入來自古老傳統的強有力的滋養。

[1] 關於雷切爾·卡森《沉寂的春天》是如何引爆媒體，使地方環境問題上升到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草根研究成為全民共識，催生現代環境運動和環保主義，詳見Gary Kroll, “The ‘Silent Springs’ of Rachel Carson: Mass media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1(4). 和Thomas R. Dunlap, *DDT, Silent Spring, and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ism: Classic Text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2] 這篇演講後來被發表在《科學》雜誌上，見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967(155), pp.1203-1207.

[3] 詳見Bron Taylor, “The Greening of Religion Hypothesis: From Lynn White, Jr and Claims That Religions Can Promote Environmentally Destruc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 Assertions They Are Becom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Nature and Culture*, 2016(10).

[4] 這幾大批評點包括：一，（西方）基督教通過摧毀異教萬物有靈論的方式，使得人們對自然之物失去敬畏之心，大自然成了沒有靈魂或理性的次等存在，更確立了人與自然決然分開的二元論；二，聖經《創世記》中上帝賦予人對自然萬物統治權的教義，奠定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趨勢，使人利用自然來達到自己目的的行為合法化，自然物變成了除為人類服務外沒有自身意義和目的的存在；三，猶太-基督信仰確立了一種非重複性的線性時間概念，使人對自然的行為被一種永久性的進步觀所支配，造成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見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967(155), pp.1203-1207.

[5] 代表作（中譯本）見：（德）莫爾特曼，隗仁蓮等譯：《創造中的上帝：生態的創造論》（香港：道風書社，1999年）。

[6] 該通諭的中譯本見梵蒂岡官網文件（由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翻譯）：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_zh_cn.pdf（2021年9月20日）

[7] 詳見Bron Taylor, “The Greening of Religion

Hypothesis: From Lynn White, Jr and Claims That Religions Can Promote Environmentally Destruc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 Assertions They Are Becom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Nature and Culture*, 2016(10).

[8] 他認為將大自然中的一切生靈視為自己親人的方濟各及其後產生的方濟各修會是不合天主教內主流的「異端」般的存在，它的存在並沒有阻止天主教或者說整個西方基督教在全球環境破壞進程中的精神導向作用。見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967(155), pp.1203-1207.

[9] Ibid.

[10] Ibid.

[11] 2015年6月，《聖靈聖禮觀與宇宙人觀：蒂利希、正教神學與儒家》，《蒂利希、佛教與儒家國際學術會議》，香港浸會大學。此會議文章後又收錄於William NG Yau-nang & Keith CHAN Ka-fu, *Paul Tillich and Asian Religio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7, pp.221-238。

[12] 文章為《中國天主教》幾年來的新聞報道，具體來說，有2004年第4期的《海外信息》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天主教稱之為「大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在梵蒂岡簽署盼盡速重開神學對話、彌合分裂傷痛的聯合聲明的報道；2005年第5期《教宗接見君士坦丁堡賀節代表團重申推動基督信仰合一決心》報道了新上任的教宗本篤十六世接見巴爾多祿茂派來的代表團時的講話；2008年第3期中的一篇對巴爾多祿茂當年訪問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報道《君士坦丁堡東正教牧首拜會教宗》。

[13] 文章有：徐鳳林：〈烏克蘭東正教會「牧首教令」中的教規問題〉，載《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5期；劉博玲：〈俄烏教會紛爭引發的東正教世界的危機與應對〉，載《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3期；于時語：〈烏克蘭東正教會緣何「求獨」〉，載《南風窗》，2008年第17期。

[14] 1980年代程同對《世界少數民族》中埃里加-伊倫·A·達亞斯所著的一篇文章〈土耳其的希臘正教少數民族〉的翻譯，載《民族譯叢》，1986年第5期，這篇文章簡要介紹了截止1986年為止土耳其境內的希臘正教少數民族的艱難生存狀況——這個族群正是土耳其境內的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區的主要成員，從時間上看也涉及

到巴爾多祿茂成長歷程中在土耳其的艱難生存環境。

[15] 這方面研究主要有北京師範大學張百春教授的《當代東正教神學思想：俄羅斯東正教神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其中在具體神學家的思想介紹時就包括了一些正教生態神學的內容。

[16] 「俄羅斯生態文學」這個領域研究最多、最深的當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梁坤教授，其專著《末世與救贖——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主題的宗教文化闡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和數篇論文，如〈當代俄語生態哲學與生態文學中的末世論傾向〉，載《外國文學評論》，2003年第3期，〈俄羅斯生態末世論思想探析〉，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對俄羅斯東正教生態神學中的宇宙論、末世論、救贖論和基督論均有深刻的剖析。還有一些俄羅斯生態文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對具體俄羅斯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等人基於俄羅斯東正教信仰而創作的生態文學或文學中的生態救贖思想的剖析性研究。

[17] 事實上，國內對希臘東正教的相關動態、體制和思想理論學界的關注都非常有限，這有限的研究又主要是從文學、歷史的角度，東正教思想涉及並不多，首屈一指的是北京大學歷史研究中心的陳瑩雪，其相關成果包括：〈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東正教會對希臘公益教育的支持（1593-1821年）〉，載《世界歷史評論》，2021年第8期；2016年第2期；《東正教會對伏爾泰聖經批判的駁斥——以帕里奧斯的〈解藥〉為例》，載《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等。而其他的零星研究成果是：黃天穎：〈歐洲東正教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與爭議——以希臘地區東正教為例〉，載《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

[18] 想了解巴爾多祿茂的思想，有一個人是絕對無法繞過的，那就是巴爾多祿茂的牧首辦公室總執事和環境顧問約翰·克里斯薩吉斯(John Chryssavgis)博士。巴爾多祿茂本人的著作，尤其是其所倡導的生態方面的公開著作，多由他執筆編纂。在著作以外也寫了大量的對普世牧首巴爾多祿茂的生態努力的推介文章。他是為數不多可以獲得巴爾多祿茂生平檔案一手資料的人——從他為巴爾多祿茂本人著書立傳中所

引用的資料就可以看出。因此可以說他是外界了解巴爾多祿茂本人尤其是其生態思想的最主要窗口之一，是巴爾多祿茂生態思想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學者。普世牧首區所公布的四本巴爾多祿茂本人著作（多為演講集）他都是編輯者。

[19] 法文版的選集有 *Bartholomee Patriarche Bartholomée, Et Dieu vit que cela tait bon*, CERF, 2015.

[20] 鑒於筆者的語言能力，以下研究綜述不免以英語世界的成果為主，希臘語成果稍有涉及。

[21] 巴氏作為一個宗教領導人，其著作多為演講、採訪、評論的合集，鮮有專門的神學學術作品，本書是唯一一本神學研究意味稍濃的作品，他的生態神學的神學論證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廣大希臘東正教神學家們。John Chryssavgis, Bruce V. Foltz的“*Toward an Ecology of Transfiguration: Orthodox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 Nature, and Creation*”就是這樣一本聚集了希臘正教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哲學家們跨界與生態科學家們合作來探討如何解決當今世界環境問題的綜合論文集，東正教神學家們在本書中也論證東正教如何為全球生態保護提供獨特精神資源；另有John Chryssavgis的“*Creation as Sacrament: Reflections on Ecology and Spirituality*”，Elizabeth Theokritoff的“*Living in God's Creation: Orthodox Perspectives on Ecology*”和Frederick W Krueger的“*Greening the Orthodox Parish: A Handbook for Christian Ecological Practice*”都是了解希臘東正教學術界針對生態神學及其實踐研究的重要作品。

[22]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edited by John Chryssavgis, *On earth as in heaven: ecological vision and initiatives of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14.

[23] Ibid, pp.65-144.

[24] 這裡還有一個能量和本質的區別的問題。這種神性是能量而非本質層面的。詳見John Chryssavgis, Bruce V. Foltz, *Toward an Ecology of Transfiguration: Orthodox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 Nature, and Crea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4-45.

[25]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edited by John Chryssavgis, *On earth as in heaven: ecological*



vision and initiatives of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04.

[26] 約翰·克里斯薩吉斯(John Chryssavgis)作為巴爾多祿茂的生態顧問，二者的生態觀點是高度一致和統一的。

[27] 詳見John Chryssavgis, Bruce V. Foltz, *Toward an Ecology of Transfiguration: Orthodox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 Nature, and Crea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98-410.

[28] Ibid, pp.152-153.

[29]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John Chryssavgis, *Cosmic Grace, Humble Prayer: The Ecological Vision of the Green Patriarch Bartholomew I*, Cambridge, U.K.: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p.22-23.

[30]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edited by John Chryssavgis, *On earth as in heaven: ecological vision and initiatives of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98.

[31] Ibid, p.317.

[32] Ibid, pp.18-19.

[33] Ibid, p.305.

[34] Ibid, p.305.

[35] Ibid, pp.194-235.

[36] 巴爾多祿茂所引用的聖經英文原文是英皇欽定本的服務(serve)和保守(keep)。詳見Bartholomew, *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Encountering the Mystery: Understanding Orthodox Christianity Today*, New York: Doubleday, 2008, p.91.

[37] Ibid, p.101.

[38] Ibid, p.102.

[39] 本文因篇幅所限無法展開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比研究，期待能引起學術界重視，對此有更多的研究。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cotheology of Greek Orthodox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Li L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thing that this paper has discovered is that the study situation of the Eco-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poor.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heology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relevant research, the author found that it is a great pity tha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the Greek Orthodox 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Bartholomew,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has not been studied for a long time in China. Bartholomew's Eco-theology is based on the ancient liturgical tradit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Orthodox spirituality, a style and value of ecological theology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ational discursive tradition of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artholomew's Eco-theology was born out of a unique re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Orthodox theology, forming the basis for a distinctive cosmic concern, and that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can not only complement or expand the Eco-theology we know from Wester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thought, but also stimulate new thinking and perspectives on ecological theme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Key Words: Eco-theology, Greek Orthodoxy, Bartholomew